

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十五：

生離死別故人仗義

李 郁 塘

——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

陶峙岳急電令離境

民國卅八年十月四日下午三時，筆者正坐在哈密專署的小會客室中，和堯樂博士專員重商佈署新疆反共游擊計劃：先將游擊總部，暫設在天山頂上的天山廟內。因該廟正位於哈密鎮西與伊吾三縣的交界處，地位適中，便於指揮。軍用密碼本，由電台人員自己新編配用；至於所需電台，在正式展開游擊戰時，可強借哈密各機關所有電台備用。維護反共總部的基本武力，透過田子梅將軍的關係，先將駐鎮西、伊吾兩縣國軍四五師第二團變質成爲衛護總部所在地的安全力量。在適當時期，再將該師一三兩團由哈密及星星峽，移駐天山區內，作爲反共游擊部隊的主力。其次再將哈族副專員阿通伯克所部，派駐於鎮西西境的紅柳峽，及北境的三塘湖等地，作爲尖兵之用。就可防阻敵人的偷襲入境。最後迅派專人前往奇台與縣化，去和烏斯滿專員，賈尼木汗廳長取得密切聯絡，請他們漸向東移。一便配屬電台與參佐人員，加強各部實力；二便在展開游擊戰時，相互支援，免被敵人各個擊破。

就在我兩人將反共游擊總部大綱，甫行議妥之時，案頭上的電話，突然鈴聲大作。當堯專員拿起耳機一聽，是由省城迪化掛來的長途電話。發話人竟是甫當降將軍頭的陶峙岳，他劈頭第一句話就問：

「那個民政廳警政科李郁塘科長，現在還在哈密嗎？」

堯專員兩眼瞅着我，嘴巴却不着邊際的回答

「聽說尚在哈密，總座找他有事嗎？」

「明天中共軍就要由甘入新，請你轉告他，勿在哈密停留，趕快離開新疆！」

「即使中共軍明日由甘入新，我還是哈密專員，仍可保護全區幾十萬人，多一個李郁塘也沒多大關係！」

「這個關係可大了，你雖能保護全區幾十萬人，但一個李郁塘却難能保護得了。因爲軍統中統兩局在新人員，我都迫令他們撤離新疆；現在僅剩下他一個人尚未離境。他是軍統局的中堅，戴雨農的學生。不僅反共意志堅強，尤且事實昭彰。中共軍一到新疆，他就成爲第一號被捕的要

犯，你何必把他留在身邊，自找麻煩呢？我爲了向彭德懷與王震有所交代。已將他列爲第一號國特，正下令全省予以通緝。請你即時迫他，速離新疆，不得延誤！」

當時哈密已成孤島，各路電話，都被切斷。只有省城一線，尚可通話。陶峙岳是甫行降匪的軍頭。匪軍要來新疆，自得先和他取得聯絡，才敢採取行動。於今他說匪軍明日入新，當有可能。不過話再說回，陶峙岳一向陰險深沉，既能將駐新的軍師長以及軍統中統兩局的大員們，都能玩得團團轉。對我再玩一次騙人的鬼把戲，也有可能。他深知我是誓死反共不低頭的全省警政主管，對他處心積慮，要「依俄降匪」的主張，有莫大的阻礙。已成爲他的肉中刺。使他寢食難安，非設法除去不可。而撥除的方法，就會假借匪軍入新的大帽子，將我嚇走，才是真情。因此當堯專員最後唯唯否否，應付完陶逆的電話以後。就以懷疑的口吻，轉臉向我發問的說：

「陶峙岳所言匪軍明日就要由甘入新？究竟是真情，抑係假話？」

我就根據我的想法，即時回答：

「一半可能真，一半也可能假，請專員先求證一下，我們再作對策！」

「怎樣個求證法呢？」

「前幾天鮑爾漢不是向專員說過，俄僑史達林准許中共派三千政治幹部入新，作象徵性的接收，却不准中共軍一兵一卒進入新疆，來干涉新疆實權。現在您老就可據此為由，打個長途電話，去向鮑爾漢質問，不就可知嗎？」

「對！」

堯氏說完「對」後，就拿起案頭上的耳機，請電話局掛省城長途電話。很快就與鮑爾漢通了話。劈頭就說：

「主席老哥，你為什麼要說假話，來騙小弟呢？」

「我說過什麼話，曾騙過您老哥呢？」

「你上月廿六日曾向我保證說過，史達林不准中共軍一兵一卒進入新疆。現在言猶在耳，我已聽到中共軍明天就要抵哈的消息！這究竟是你老哥有心騙我呢？還是史達林說話不算數呢？」

「老哥原來談的是此事，提到此事，既不是小弟有心說謊，也不能怪史達林元帥言而無信。

怪只怪駐新國軍突然譁變有所使然。史達林元帥爲了鎮變平亂，不得不改變初衷，才讓中共軍入新。尤且爲了爭取時效，還要調派五十架大運輸機，要到蘭州、肅州，去搶運中共軍入新，以便早日救平一連串的國軍譁變情事……」。

向堯樂作臨別贈言

鮑爾漢深知中共軍入新，會引起堯樂博士的

不滿。他還想多說幾句安撫的話，借機拉攏一下。但堯氏求證明確後，就不願再和鮑逆去磨菇。放下話機就向我說：

「匪軍入新已成事實，那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「專員是土生土長新疆維族領袖，匪軍雖然要來新疆，但他們人生地不熟。尤且哈密是入新第一站，他們爲了順利行軍，還得借重您老的力量，維持地方治安與秩序。因此在短期三個月內，他們還不會打您老的壞注意。專員在三個月內，就可將游擊工作佈署就緒。屆時就可採取自由行動，擺脫匪軍的控制，來自保生命。然而此時此地，我却無法再爲專員幫忙效命了！」

「我的反共游擊計劃全出你手，你不幫忙？叫誰幫忙？你想一走了之？那怎麼能成呢？」

「專員要想留我，現在只有一途！」

「那一途呢？」

「此刻您老就由哈密發出通電，反對匪軍入新！」

「哈密已成孤島，我由哈密發出反匪通電，給誰聽呢？又有誰來響應。匪軍決不會接受的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您老把我留下，不僅無法幫忙，反而還會添忙愆事的。如讓我在匪軍入新前，就離開哈密，您老心無旁騖，專心去對付他們，比較輕鬆些！」

「那你去鎮西躲一下鋒頭好了，俟游擊戰展開時，你好担任總部參謀長！」

「我一走就得遠走高飛，離開新疆。因我曾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。各族居民不論漢、滿、

蒙、回、維、哈等，他們都認識我，在幾十萬人中只要有一人向匪軍檢舉，我的生命就算完了！那還能留待出任反共總部的參謀長呢？」

因我言之成理，是無法幫忙，不是不願幫忙。堯專員就此無話，也就是默許我可以遠離新疆。因爲從此一別，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會。爲了新疆反共前程，乃作最後的誓言：

「專員一俟展開游擊戰時，要以求生存爲原則，不可以求勝利爲目的。要知新疆已被共產勢力三面所包圍，即使勝了中共，也勝不了俄共。因此展開新疆反共游擊戰的步驟：第一階段自應由天山區展開，以便就近糾結實力。第二階段要轉進到崑崙山區，一以保存現有實力，二則便與西藏政府取得連絡。第三階段要與西藏政府真誠合作，全力抗共。如能集合新、青、藏三地所有武力，組成廿萬反共勁旅。就可確保西藏成爲大陸上最後一片乾淨國土。屆時我不論在海內海外，都會自動前往西藏去幫忙的！」

堯老聽畢我的最後誓言，深以爲是。我在名義上雖未担任過一天反共參謀長之名。但在實際上已盡了游擊總部參謀長之責。在堯專員點頭表示同意誓言後，我也就含着淚淚向他告辭！

當我由專員公署邁返家中後，就說明匪軍今日已抵星星峽，明日即將來到哈密。我們全家必需於明天上午，遠走高飛離開新疆，躲此浩劫！當時我寄居在老丈母家中，她們世代居住哈密，都是善良百姓，當然不願走，也不必走。我的內人當然嫁雞隨鸞應當跟我走。但她聽畢我言，在沉思一陣後，就接下說：

「要走也只有你一個人走好了！你走爲求生，我走去送死。一個大肚子女人，何能爬山涉水去出遠門呢？何況家中沒有錢，你那有攜家帶口，遠適異國的力量呢？」

我的內人是出生哈密的漢族人，所說全係實情。不僅家中沒錢，尤其身懷六甲，已到臨盆階段。而此次遠走，不僅橫渡塔里木大戈壁，還要翻越帕米爾高原。真是前程艱難，困難重重，最不適宜婦孺遠行。最後決定找一人單獨避難。然而這次避難，不是短期離家，還要遠適異國，既出遠門，要花大錢。這筆川資，當時就將我難住。正在我優眼苦思之際。住在我對街的哈密縣議會李議長，突然登門造訪，一見面就氣急敗壞的說：

「中共軍今晚就到星星峽。李局長你還不走，要等人家來殺你的頭！」

李議長家住漢城內，隔壁就是電話局。在該局服務人員中，有好多都是他的中小學同學。因此當堯專員和陶時岳與鮑爾漢先後通完話後，就將內情轉知李議長。李議長獲得此情後，就趕快來到我家促我快走。我即回稱：

「匪軍入新情事，我也獲悉。現在雖想遠走，但因過去毫無積蓄，沒有這筆川資奈何？」

「只要你趕快離開哈密就好，至於川資方面我可以從中幫忙！你趕快整理行裝吧！」

李議長說完此話扭頭就走，不再多言。逕返回他的家中，悄悄的給我去籌川資。時過半小時，重到我家，就從他的公文包中，取出兩個布包硬捲，一面交錢一面說：

「這是我母親多年的積蓄，總數是二百現大洋，送你作遠行程儀。祝你一路順風！我有老母在堂，不能驟離哈密。從此時起，我不宜再和你見面。此刻就算給你送行好了！」

李議長祖籍山西，移居新疆已有數代，以農商爲業，當時列入哈密漢族中的富戶；也是哈密少數留俄學生之一。深知共黨處置敵人，尤其對付警界人員，所用手段非常殘酷。同時也洞悉我在哈密，雖担任過區警察局長多年，仍然是兩袖清風，一文不名。於今事急，乃挺身而出，慨解義囊，助我遠行，以免遭劫，此種義薄雲天的情意，怎不令我銘感終身！永誌難忘呢！

急難之時更顯真情

手中有了一百元現大洋，讓我一人走出新疆，川資已有着落。次一問題就是西行車輛。當時因兵荒馬亂，西北路局的運客班車，均已停駛。所有商車也很少見踪影。即時想起前幾天曾爲關潔民先生等晉籍同鄉，幫忙包雇兩輛西行喀什的車輛。如尚未開車當可搭乘。乃直奔哈密商會田會長的客棧去探詢。當我一腳踏入客棧時，首先遇到了田會長。他一見我面，就輕言悄語向我探詢：

「聽說中共軍今晚要到星星峽，是謠言抑是真情？」

「不是謠言，全屬真情！」

「那局長你爲何還不走，豈不等人家來殺頭？」

「現在來看車，就是準備要走了！」

「包雇西北路局遠赴喀什的兩輛車子還未走，當可搭乘。不過一走就得遠適異國，川資有無問題？」

「問題當然有，但時間已急迫，只好走一步說一步了！」

「那怎麼成呢？有人的地方不想辦法，到無人的地方就沒辦法可想！局長在我店裏等一會，讓我上街走一趟，好給你籌劃一下去！」

當田會長手拿公文包出店以後，我就找到關潔民先生，先將匪軍明晚要抵哈密的消息告知，然後就勸留哈密的同鄉們，務必明日上午離此西行。關氏聽到匪軍今晚要抵星星峽，明晚就要到哈密，當然有些緊張，乃接下就問：

「我們落難哈密這批人員，現在安全上有無問題？」

「哈密地方過去無匪謀，此刻即使有，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胆來殺人。大家在安全上尚無問題！」

「匪軍就要抵哈，你老兄如何應付有何打算？」

「過去原想在新疆打游擊，現因匪軍入新，無法實現此一計劃，只好跟你們一起西行，遠走異國了！」

「我原就心我們這批落難人，能否順利走出新疆？如今有了老兄同行，我想此行就無多大問題了！那我就轉告同行人們準備明天一早啓程！」

關潔民先生去後不久，田會長匆匆由大街上趕回，一見面就把我由會客室拉到經理室，關門

閉窗以後，從他的公文包中，掏出許多小布包，內中包着三、五元不等的硬幣。因我要遠適異國，流行的紙幣已沒有用處，我國銀元在鄰國仍可通用。因此他邊掏邊說：

「這是各商家為你致送的遠行程儀，也可說是局長過去對他們，只有關照沒有打擾的謝意，請計數有多少？」

由田會長的口吻，可知他是沿門為我老僧托鉢，只收不計。於今究竟沿化多少？他還不知！當我逐一數總數是八十四枚現大洋後，他接着就說：

「我再為你添上十六枚，湊成百元祝你百事順吉！」

現在我有了兩百現大洋，西行喀什的車輛也已寬妥，逃難出奔的兩大問題，均告解決。當五日清晨，將我的行李裝在卡車上，同行難友都紛紛登車時，哈密縣警察局戴副局長急步趕來，向我送行！乘兩人握手之際，順便遞給一百銀元券。同時又說：

「這是全局同仁臨時湊合，送給局長遠行程儀。雖係紙幣，在新省境內總還有些幫助，敬祈晒納，順祝順風！」

哈密縣警察局是由區局縮編而成。全局員警除了兼局長堯道宏兄外，都是舊同仁。他們也如李議長田會長一樣，深知我雖出任局長多年，因平時守法守分，一介不苟。急時行藎定空，川資缺缺。然而他們也因守法守分，一時無法去籌硬幣，只好以當時通行全省的銀行券助作川資。

一個公務人員，在急難時，能獲曾經服務過

舊地的議會議長、商會會長以及舊同仁慷慨義囊，助資出走！此種情事，在古今中外來說，都是難能可貴的事！而今竟被我親身經歷。怎能不令我感激無已，難以言宣呢！同時也使我生出無限慰情！原因在新疆的官場中，一向是迎新不送舊。舊官即是平時離職，也常遭百般刁難。何況我已不是哈密地方的現任官。於今我要逃難逃走，反而獲得各界自動義助！怎能不令我在熱淚的離情中，孕育無限慰藉呢！

闖關過卡一路西行

此次西行，沿途兵變，再加有匪軍尾隨於後。真是步步荆棘，險象環生！五日晚宿七角井，降將陶峙岳已在該地設卡哨，凡走南疆者就被扣留。我們聲稱前往迪化，乃被放行，六日晚宿七各台，因鄯善城內駐軍譁變，竟於日前將親俄依匪的縣長司馬衣殺死，城內甚亂，遂未進城。七日經火絨山進抵火山吐魯番回城。因該縣前任警察局長丁力一兄，由甘入新道經哈密時，曾囑咐對新局應變，希望隨時連絡，以便採取一致行動。現在我要作出國之舉，需要通知他。於是在行脚甫定後，逕赴他老丈人的店舖去拜會。這時正在擺盪弄碗要過中秋佳節的當兒，我這位不速之客，於焉成爲他們團圓夜的額外上賓。我一面吃喝佳節酒菜，一面說明來意，要了局長一家在行止上作決定。他的岳父岳母，不願女兒外孫冒險犯難，遠離慈懷。乃決定了局長一人於明晨隨我西行遠走。

就在離情籠罩了局長岳家之時，吐魯番回城

城防司令李仙鋒營長，也正以中秋佳節之名，饗邀其兩位連長，在關帝廟的營部內歃血爲盟，共舉義旗。要反抗陶峙岳的逆命要和入新匪軍作戰。因而下令戒嚴，關閉城門，禁止過往車輛通行。我們西行的兩輛車。於翌日就無法成行。以同行人的社會關係，當以我出面去交涉爲宜。蓋因李營長與筆者在軍校十五期入伍時，不僅是同期，尤且同隊。其後他任連長時，曾在涼州與哈密時均會過面。於今他秉節不降，正與我們西行人志同道合，就可會面相商了。因此當我趕赴營都去拜會時，他劈頭就說：

「你這位新疆第一號國特，還敢拿上名片會見當地駐軍首長，真是胆大包天！」

「我是親來送上項上人頭，並附證件，好爲你老兄便於邀功領賞！」

我倆別出心裁寒暄過後，李營長就說：

「陶峙岳給你老兄扣上第一號國特的罪名，下令全省通緝，你能順利逃出新疆嗎？」

「這是陶峙岳演給匪酋彭德懷與王震，來看的一幕捉放戲，老兄何必把他認真呢？」

「上邊在演戲，但下邊人那知就裡。老兄一路闖關過卡，豈不給別人頻增麻煩嗎？」

「我闖關過卡，留的都是假身分證，（當時新疆身分證上沒有像片）根本沒有真名實姓登記留號。他們那有責任，那來得麻煩。我不就通行無阻，順利走出省境嗎？」

「怪不得你當上了第一號國特，果然有高人一等的奇招。」

在李營長對我那揄過後，我就直接了當向他

要求：

「匪軍一半天就要到此，你老兄既然秉節不屈，將作如何打算？最好在你們採取行動之前，先高抬貴手，讓我們西行兩輛離車，離境西行。」

「我準備進入山區打游擊去維生，只有一天的準備，今晚就以武力護送你們過托克遜。」

慷慨犧牲的李營長

八日晚飯過後，李營長果然下令西行，他的兩連步兵，經過一天的改裝，完全變成騎兵。以便今後進入山區好過游擊生活。當時的行軍序列，以第一連作開路的先鋒；以第二連殿後作掩護武力。將我們所乘的兩輛大卡車夾在其中，真的以武力護送我們離開火州吐城，逕向鄰縣托克遜進發。按托克遜原屬吐縣的一鄉鎮，因地面遼闊，且有漢回二城，在民國卅三年十月，吳忠信氏主政新疆時，爲了便於治理，及改設縣治。兩縣城的距離，以汽車行程來計不到一小時，如以騎程來算，就得三、四個小時。當我們午夜進抵該城時，城門緊閉，門頭上並佈崗衛。在李營長想來，這是他第三連的防地，由其副營長所率，原打算在托城相會後，以全營兵力據托縣山區爲游擊根據地，就可與匪軍展開週旋，不意其副營長此時此地已接受陶峙岳的逆命，要作截堵李營長起義之事。致我們到此無法進城。於是正副營長在城下城上，展開舌戰。無如二人已分道揚鑣，意見難合。好在誼情尚在，未便開火。在僵持兩個小時以後，高踞城頭的副營長勸其營長繞城而

過，免傷和氣。同時提出警告，指說團部已奉陶峙岳之命，派出追兵前來截堵，要我大家趕快遠離此一非之地。當我們繞過回城進入漢城內，天已黎明。我們同行人正想下車休息。而由吐城團部派來的大隊追兵，就在這時趕到漢城。雙方均以機槍互射，槍彈就在我們的頭頂上滿天飛。好在該城年久失修，傾倒的缺口很多，我們同行的人馬車輛，可以分頭散離戰場。結果同行人中，僅韓克溫夫人呂西墨女士，因座車搶離戰場，發生互擠，致一足受輕傷外，其他人員尚稱平安。因我們同行人中，有戰場受傷插曲，當車抵城南廿里舖時，我向李營長要求，最好讓我們莫有作戰能力的兩輛客車先行，以策安全。不意我們僅先行一步，就和李仙鋒營長成了永訣！當是日黃昏我們車抵托縣西境要口，庫米什小村時，該地警察所已獲縣城電話，言明李營長終被團部追兵包圍於廿里舖。他既不忍自家兄弟作火併；又不願違背他起義時的誓言。最後竟舉槍自殺。我們義不帝秦的同行諸人，聞得此一慷慨悲歌壯情後，無不爲這位遠適邊陲，誓死抗共，終於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的中校營長，致無上敬意！

出鐵門關徘徊歧路

李營長既在托城成仁，我們就沒再等他的必要。當晚在庫米什警察所吃畢羊肉抓飯以後，就乘中秋節後的夜景，啓程趕路。當十日清晨兩車抵和碩縣時，僅當地駐軍連長，前來查詢匪軍入新真情，與沿途兵變往事，就予放行。我們大家在和碩稍進早點後，再繼續登程，於正午過後就

進入焉耆古城。該地駐軍師長鍾祖蔭將軍，警察局長張義成局長，均於週前追隨葉力戈軍長西走阿克蘇，當地已成無政府狀態。原想奔波多日，在此古城過一個逃難式的雙十節。但旋又想及，如發生事端連交涉對象都找不到，那就麻煩更多，還是走爲上策。只好在西遊記上所指的黑水國內，填飽肚子，就又趕路出城。在新疆走路馬有馬的站口，汽車有汽車的站口，都得遵守，不能亂行。由焉耆起程的汽車，一定要到庫爾勒才可歇脚。而我們因起身較遲當晚就趕不到，要到就得夜行，但夜行又有一麻煩事臨頭，那就是途經南北疆分界線的鐵門關。該關背山面水，地勢險要，成爲新疆境內交通上的孔道。因而設有許多關卡，旅客經此手續繁瑣，驗證需時，如有不合就被扣留。於今我們同行人都逃難者，夜闖該關，易起疑竇。爲了前程順適，乃在距離十公里的他什店小村將車停下，即時召開兩車同行人首次會議，共商的結果，不妨夜留此地，好在有三五人家，可以買食過夜。俟到明晨該關啓門後，在大白天通過比較妥當。即使有事，也有時間通融。而此次會議無異成了以後來台成了帕米爾嚮導同志會的創始會議；同時也感到在無人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！

俟翌晨我們車抵該關時，一因我們手續齊全；二因負責驗關人員，都因新疆軍政當局投匪而心灰意冷，結果很順利放行。出關以後第一個縣就是庫爾勒。大家在吃上午飯的時候，已聽到前程數站，如輪台縣、庫車縣以及阿克蘇區，都發生過兵變情事。同行人都感心憂，於是再召開第

二次行車會議。因同行人都第一次到新疆，對路途不熟，而兩車的司機乃提議，南走尉黎縣再繞諾羌且末，最後經和闐葉城可以翻越噶崑崙崑崙山到克什米爾。同行諸人一聽有路可走，就都贊同。獨我提出異議，力主仍循原道西行。所具理由有三：其一走原公路西行，雖沿途有兵變，但他們都是頭戴青天白日帽花，是屬於反降匪的義行，與我們避秦之舉，志同道合，如經該地時予以說明，就可順利通過。其二南經且末諾羌之路，不僅難走，尤且繞程太遠，將來我們尚未到和闐喀什，而匪軍就可先到。到時我們成了自投羅網。其三在新疆境內時過十月就要大雪封山，屆時我們今年就走不出新疆。後果就不堪設想！同行人聽到我所提出的理由後，仍猶豫不定相互觀望。於是我提出最後要求，如大家一定南走尉黎的話，就將我的行李卸下，待車西行。關潔民先生是這批同行人的公共關係人，原願我作出新的嚮導人。於今一看我這個老新疆力主循原路西行，只好勸大家放棄己見，要遵守老馬識途的古訓，不會有錯。不過循原路西行，也應改變一下方式，就是白天越鎮過城，增補飲食，晚上露宿於無人的戈壁灘上，以策安全。

逐客令下幸逢老友

過輪台如此，越庫車亦如此。當十三日晨車抵庫車西郊大坂時，迎面遇上阿克蘇區警備司令李祖唐將軍。因庫車輪台都係他的防地，轄區發生兵變情事，他不得不出來巡視，以明真情。李將軍追隨楊德亮將軍多年，當四十二軍駐防哈密

時，李氏出任軍參謀長，因治安關係不時和筆者來往，早成好友。此時此地舊友相逢，當可無話不說。對於匪軍入新，以及沿途兵變情事，垂詢甚詳。我除據實詳告外，請他寫了幾張名片果然好讓我們順利通過他的防區。這幾張名片果然生效不少。十四日路經拜城時，就獲得該地駐軍龔團長的盛宴相待。十五日進抵阿克蘇城時，為了禮貌及安全問題，我奉上李師長的名片，隨關係民及唐雄二兄，前去師部拜會副師長高戎先。他一見李師長的名片就說：

「大家僅是過境，最好在此地補充一下，在吃過中飯就走，免得夜長夢多，節外生枝，我可負不起大家的安全責任！」

我們前來拜會的人一聽高某下了逐客令，且話中有話，那還能猶豫，就即時告辭。我們三人俟出了師部大門，就各找同伙分頭去找飯館以便進食。當我一人路經阿克蘇專署大門時，突遇該署督察何玉溫同學，一見面就說：

「好多大員們都早走了，你老兄為何遲到現在才來此地，陶時岳與鮑爾漢都以第一號國特的罪名，下令全省通緝你，你要小心啊！」

「他們怎能通緝我呢？凡是沿途認識我的人，都會從中幫忙；不識者即使見面，還是兩不相識，我又拿的假身分證，他們如何能查緝到我。我現在已經過四個專區十多個縣份，還不是平安到此嗎？」

「老同學還沒吃飯吧？我請你下一次小飯館，既作洗塵也算餞行，吃完就走，此地多事，不宜久留！」

經他一提此地多事，又想及高戎先話中有話，我接下就追問了一言：

「聽說阿克蘇也發生士兵槍擊長官的事，可否一告？」

葉軍長因兵變死亡

何同學一邊陪我吃飯，一邊透露了一件機密大事給我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當馬呈祥、葉成二軍長，率同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，馮警備司令鍾祖蔭將軍等集齊於阿克蘇時，該地駐軍師長李祖唐將軍，認為國難臨頭，身為帶兵的軍師長，一走了之，實有愧對國家與領袖。即使要走，至少也得把那些無恥降匪頭子殺光了再走。盡了除奸之責後，才可對歷史有了交代！因李氏言之成理，於是就在師部召開了一次秘密軍事會議，密商的結果是：由馬呈祥、羅恕人二將軍潛返省城迪化號召舊部起義，負責誅除陶、鮑、劉（孟純，時任省府秘書長）、屈（武，時任迪化市長）四逆。葉成、鍾祖蔭二將軍重回焉耆，一壯成功時的聲勢，二作撤退時的應援。但此一議案，經葉軍長一夜長考後，深覺此舉在各將領在未離防地時進行，當可輕而易舉獲得成功；於今時過境遷，再行重返，以陶時岳的老奸巨猾，既能策劃投匪於前，自會安籌防變於後。成功的機會不僅要大打折扣，可等於零。如果弄得不好，大家連平安離新的機會也沒有了。於是第二天葉氏首先打了退堂鼓，聚在阿城的大小難官，只好繼續登車西行。但李部所屬均表不滿！尤且將不滿之情，集中於葉氏一人身

上。葉氏在同行人中身分較高，他的座車理應先行。俟車至師部大門時，值崗的三位衛兵，突然舉槍向葉氏連開五槍，結果三槍落空，兩彈射中，好在未中要害，經過一日的醫療，也就無礙。所有難官始於翌日相繼離開阿城西行喀什。

走南疆一羣枉死者

當何督察述說完民間難知的故事後，接下去說：

「此地駐軍師長李祖唐將軍的忠貞，決無問題；但副師長高戎先，已接受陶峙岳、趙錫光的拉攏，態度曖昧，竟在李師長離阿東巡之際，下令將長官部第二處的西行車輛全部扣留。好多同學都無法成行，你所乘的兩輛車，增購補給後趕快開車，以免高某變掛，那就難以成行了！」

此時的阿克蘇已成難官城，遠由西安、蘭州，近自哈密、迪化，撤退至此的文武大小官員，不下五百人之譜，內中包括被扣長官部第二處二百餘人在內。當我飯畢趕回停車客棧，查點人數西行時，突遇第二處王鳳榮科長率眾走來，一見到我就要求部份留員搭車西行。同是逃難人，而且都是同學同志，再加王科長的正義感！他要別人先走，自身要留作最後一人。他的要求我不能不接受。只好取得關潔民先生的同意，以兩車的容量盡量上人。結果有由蘭州來的穆正聲、何培德、史昌周以及由迪化來的警備總部第二處科長郭域修、科員和蘭天等及隨眷等十人擠上了車。就此他們十人算是由死神面前討回了生命，以後阿喀道上再無車輛通行，而匪軍旋即佈滿全疆。

未離阿城的長官部第二處人員，已註定要走進入枉死城。

按蘭州長官部第二處的成員，除處長胡子萍將軍，係東南浙江籍外，其他都是西北籍，尤以甘肅人最多。

在八月底蘭州陷匪後，多數人都主張進入山區去打游擊戰，一以牽制匪軍主力，一以藉求生存。但胡子萍處長對陶副長官素具信仰，認為新疆尚有十萬國軍可靠，只要大家隨他到了新疆就

有生路。巨料該處經河西於九月廿六日進抵哈密之時，也正是陶峙岳通電降匪之日。使這兩百多人進退維谷。

最後胡處長欲做新疆軍政大員們，西走南疆之路出國，不意竟被陶峙岳下令扣留於阿城。其中僅胡處長一家承趙錫光看在往日袍澤之情，予以放走外，其他二百餘人，皆被匪酋王震由阿城押回蘭州，在公審遊街後，全體殉難！悲夫！

(未完待續)

拉丁美洲見聞

劉昌博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隆重出版
歡迎購閱

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，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紛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要目有：(一)江湖兒女的故事。(二)瓜地馬拉「我的媽呀！」(三)關公在薩爾瓦多。(四)百萬美金的支票(尼加拉瓜暴富記)(五)女兒國男人逃婚(宏都拉斯見聞)(六)美人窩失眠記(哥斯達黎加的魔影)(七)巴拿馬的食肉蝶。(八)波哥大歷險記。(九)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。(十)一家烤肉萬家香(巴拉圭夜不閉戶)(十一)烏拉圭美人遲暮。(十二)聖保羅的僑情。(十三)海灘、足球、森巴舞。(十四)荒原上的螞蟻雄兵。(十五)委內瑞拉富甲南美。(十六)光棍總統鐵腕治國(多明尼加風情畫)(十七)黑人島——海地。(十八)功夫大使載譽歸國。附錄：拉丁美洲各國土地、面積、人口、幣值、物產及貿易概況，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、館址一覽，全書二十餘萬言，穿線平裝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